

广西 李金兰



马

马在南方，常思念北方的草原和天空，思念草原上的骑手和歌声。听说北方沙尘暴肆虐，草原锐减，马一面担心起北方的兄弟姐妹，一面就迷上了南方的山水灵秀风和日丽。

马在南方曲折起伏的道路上拉着车，负着重；马在南方水田里驾着犁，拖着耙。它想要一试无鞭自奋蹄的畅快，却把犁田人绊倒了。罪过。

马立在水田里，面北而嘶：在北方，自己可是比南方的车还善跑呀！

牛

牛记得主人家的女儿曾经无数次把鲜美的水草挑至栏前，学她母亲的声调，说吃吧吃吧，像面对默契的老友。牛甚是感激。

一日，主人牵着年迈体衰的牛去卖。牛看见主人把它交给买主时，很沉默，一副不忍不舍的样子。牛就觉得心痛——其实扶犁在后的耕田人一样辛苦啊。但牛竟不知如何安慰。想到它生下的不知第几代牛犊已日趋健壮，并将替代自己继

续着一生无怨无悔的尽忠效劳，也便心安许多。

猪

猪想到自己的一生只与吃有关，不觉脸红。

当初先是吃糠，吃砍碎的红薯、菜叶，偶尔也吃上些呛人的酒糟稀疏的饭粒。自从猪饲料广告播得满天飞以后，猪们就吃到了添加饲料的美餐，百天功夫就吃得腰圆肚吊了。

贩猪佬把大猪抬上大卡车时，猪听见邻人说：“卖贵啵！几多？”猪又听见主人说：“两块七，保本啵。”猪就心生愧意。临别时，又听见主人跟他女儿说：“养猪不挣钱，是把钱攒在猪身上，财富点滴积吧……”猪于是才觉得自己的吃还算是一种贡献。

鸭

鸭知道世人对它们印象欠佳。不信，你听，就有人这样描写：“成群的鸭子像逃命的难民自家门前走过，飘过一股腥气。鸭掌踩在卵石上的细碎而密集的声音，恰似闷雨，滚过沉巷……”

真是有苦难言啊！鸭们闷闷不乐地走在田垌里，不敢有一丝放纵。总是如此：千篇一律的看鸭人，手持长竿跟在屁股后；一竿，打在冲在最前面的花头鸭上，又一竿，打在力不从心的鸭仔上；弄得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了。

只有在碧波荡漾的河中，嬉戏，舞蹈，水暖水冷都是鸭族先知道，才有了在水中的可爱。

鸡

鸡起初以为自己受青睐是因为鸡鸣带来清晨。古人闻鸡起舞，更是令人惜时如金哪。

鸡后来明白现实不是所想。现代人讲实惠，喜爱它是因它养人补身子，而且越土越好。但是做只土鸡挺难的。出家门难免糟蹋人家菜园子，气得人家随手拾块石头就砸，还被骂得个狗血淋头。

土鸡后来就被关了起来。养鸡人把鸡散在山岭上养，用编织网围着，任你有翅也难飞。鸡们倒也安然，免去许多忧患。略感遗憾就是觉得自个儿半土不洋的，像丢了魂儿。

黄菊（广西岑溪市）：每到雨天，我都会拿出那把伞，走进遥远的记忆中。我常常会想，那另外的一把伞，如今又撑在谁的头上。（《雨季中的花雨伞》）

来稿精编